



我爱钟馗

乔 梦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愛鍾馗

乔芝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叶光大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面设计 闵英

我爱钟馗
乔楚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3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21-04505-4/I · 943 定价：7.80 元

序

蒙 童

乔芷先生的杂文随笔集——《我爱钟馗》的部分剪贴稿在我的案头上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因为他要我为他这个集子写几句开场白，使我十分惶恐。

时下出书不易，出好书则更难。故尔往往请名人或领导作序，已是司空见惯。先生却亲自来编辑部，把凝结着他心血的文稿交给我这一个地市级刊物的编辑，郑重地对我说：“我反复考虑，这个书序，还是你来写较好。”我被先生的诚挚所感动，同时又感到有一种难以胜任的沉重。

乔芷先生是我的三十多年前的老师，在我们当年那所师范学校，他以自己的德才学识，赢得了同学们的普遍爱戴和敬仰，我们一批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更是得益于他的鼓励与指导。1984年，我调市文联工作，适逢先生退休在家，我登门求教或去信索稿，与先生的接触和交往更加频繁。他是我市诗词学会的副会长，又是市作协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对我来说，就不仅是昔日之师，而是终生之师了。学生为老师的书作序，定然力有不逮。然而，既然老师不弃，也就不揣谫漏，来直陈我的胸臆了。

前年，先生的诗词集——《无腔集》问世，其关心社会，直言无隐的诗章，就被诗词界评为“杂文式的投枪”。这本名为《我爱钟馗》的杂文随笔集，则更为真实地袒露了先生爱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他以历史过来人的睿智和一介平民作家的良知，回溯历史，观照现实，从大政方针到寻常小事，笔涉哲学、政治、文史、艺术等各个领域，既执着于社会焦点的透视，更致力于世道人心的剖析，表现出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自觉意识和高度责任感。

“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瞿秋白语）。秉承鲁迅传统的当代杂文，具有最可宝贵的社会批评和社会呼吁特质。当代杂文不应是御用文字，不应是媚俗的“孝顺子”（四川方言，即用于搔痒挠背的搔痒耙）。它必须有它的批判锋芒。先生的杂文，针砭时弊，匡扶正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这部文集中，有大量篇幅，直指祸国殃民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他指出：“为什么如今贪污之风会如此猖獗，我以为是某些‘公仆’，已蜕化成旧时的‘官僚’”。他以宋朝“一钱诛吏”的故事揭示腐败分子，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过程。他警告收受贿赂者，应提防“喂猪政策”。有感于“反腐”斗争中走过场现象，呼吁“要真正立起沉疴，只有靠政府的大手术。”他深恶痛绝当前学校的乱收费，指出“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已变为了商人与雇主的买卖关系”。他告诫人们，在新潮滚滚而来的今天，要严防沉渣的泛起。……在对形形色色的丑恶，进行曝光和批判

的同时，先生仍以乐观的笔调，表达真善美的必然战胜假恶丑的信念。他热情歌颂孔繁森一类的公仆，他深悼克拉玛依“12·8”惨案中那些为抢救孩子而殉职的校长和教师，称他们是“可信赖的人”，他极赞钟馗的不“慑于权贵，俯就人情”的“啖鬼”精神。其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及披肝沥胆的真诚，跃然纸上。总之，无论是热情赞颂还是尖锐批评，无论是善意规劝还是辛辣讽刺，它都能回应时代的主旋律而引起广泛的共鸣。

先生的杂文，不作咄咄逼人状，也不发惊人之语，行文老到、析理慎密，雄辩滔滔而不露锋芒，简约清峻而不闪烁其词，文采丰茂不尚昳丽浮华，引典取譬而不卖弄学问，颇有春秋诸子和魏晋文章的风度。他目光敏锐，长于推理，如在《对结论的理解》一文中，对于当前流行的所谓“阶段性胜利”这一结论，作了较精湛的分析，指出：“阶段”是指某一段时间或某一局部，局部不能代替整体，甚至有的局部的胜利，恰是整体的失败。因此，别被左一个“阶段性胜利”，右一个“阶段性胜利”把自己弄糊涂了。

其他，如《朋友，你为什么笑》一文中，对当前商业上所提倡的“微笑服务”，加以否定，认为不应把“微笑服务悬挂在虚空中，凭所需者去任意扭曲”，应该落实到“正确的人际关系”和“真实的感情上来，才有他真正的价值”。这些篇章，都是析理入微，且使人口服心服。

先生知识广、治学严，轶闻掌故、诗词典籍，往往信手拈来，不仅加强了辩论的内涵和气势，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杂文的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即部分随笔，无论忆旧、写人、记事，也深蕴文化内涵，饱含人生况味。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拾例了。

据我所知，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即开始文学创作。粉碎“四人帮”后，市里曾举办过一些文艺讲座，邀请先生主讲，先生的讲坛，往往有特大的号召力。他重新提笔，是在1980年以后，那时，他已退休，一种紧迫感，使他以惊人的毅力，不倦的劳动。杂文、随笔、小说、诗文趣谈、诗词赏析、文史资料等，十多年中，已发表约三十万字，手边尚有未完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教授生涯》，已写至三十二回，字数亦已过三十万。一个年届八旬的老人，尚能如此勤奋，委实令人感佩。不久前，听说先生的杂文随笔将汇集出版，除了为先生感到欣慰外，却有些不平。以先生的学养和才气，早该在戏剧、小说、文学理论等方面有所建树，而杂文随笔之类的作品对先生来说，是退而求其次的了。然而，当我认真拜读了先生的这类文稿后，我很快纠正了我原来的看法。诚然，这部集子中的文章的篇幅多简短，它限制了先生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领域去寻觅与探求，但把它们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定的博大和深邃。我想，这部集子中的那些经过大半个世纪过滤的箴言哲语，那些对社会人生的褒贬臧否，那些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对国家民族的绵绵爱意，那些由

作者本人的人格力量所释放出来的永恒能量，将永远地伴随着热爱它的读者，走向无限的未来。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夜
于园丁苑新居

目 录

序	蒙 童	(1)
朋友，你为什么笑		(1)
谢文秀先生妙文书后		(3)
我爱钟馗		(5)
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		(7)
抵制歪风，何妨使点手段		(9)
慢慢地连自己也信以为真		(11)
从光明路小学的公开信想到的 ...		(14)
谁是可信赖的人		(17)
提防“喂猪政策”		(20)
“夹注”的奥妙		(22)
别贻误了后人		(23)
其来也渐，其入也深		(25)
“学会”和酒		(28)
论“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		(29)
把痈疽当乳酪		(31)
也谈“打路”		(33)
奇人乎？歧途乎		(35)

买不到书和买不起书	(38)	
猴子充大王与廖化作先锋	(40)	
论“察见渊鱼”	(41)	
“男女相悦”在哪里	(43)	
大、小之间	(46)	
少给后人留笑料	(48)	
论名片的修辞学	(50)	
“斗酒诗百篇”的启示	(52)	
新潮与沉渣	(54)	
没有东西也可卖钱	(56)	
中国的月亮会比外国圆的	(58)	
名牌与真味	(60)	
废话连篇	(62)	
1、释题	2、官与贪	3、白猫政
策	4、俗谚的倒用	5、对结论的理
解	6、错戴帽子	7、离退休的难
处	8、难于代言	
有趣后面的杀机	(71)	
兽性	(74)	
先导与拦路虎	(76)	
写在剃光头之前	(78)	
“本位”将变作“山头”	(81)	
也说“捉鱼”	(83)	
“有案”何以“不报”	(85)	

乡愚、小吏，社会神医	(88)			
论识人	(90)			
良心被狗吃了么	(93)			
“怪胎”	(95)			
别为了学人家而忘了自己	(97)			
“效益”	(99)			
读书和看戏	(101)			
麻将纵横谈	(103)			
说家神	(106)			
榜样的力量	(109)			
翻点老账	(111)			
一得杂俎	(113)			
1、大脑和嘴巴	2、专家	3、“多、少”都是“成绩”	4、变了味的节日	
5、诱杀	6、庄周鼓盆	7、从《鼓盆歌》想到的	8、少见多怪	9、荒唐
10、诿过	11、“文人”三态	12、卖招牌与啃招牌	13、吆喝文章	14、错放
15、亦猫亦鼠	16、冷门与奇货			
17、嫉妒	18、对隐翅虫的思索			
缠脚小议	(128)			
电视广告妄议	(131)			
历史戏必须有“史”	(134)			
关于诗词形式的应用	(137)			

诗画合璧	(139)
读《散宜生诗集》	(142)
关于李宗吾的《心理与力学》…	(144)
清明前后说扫墓	(147)
盐都杂忆	(149)
1、年关 2、偷青 3、端午，打李子 和钻龙洞 4、施孤 5、担担面 6、私 盐贩子 7、竹子，盐业的靠山 8、增 产筏竿潮	
还我净土	(158)
不怕他人骂打油	(160)
撕画皮	(162)
稿费	(165)
滑头	(169)
胡编硬凑	(172)
访贾岛墓	(175)
忆石锋	(186)
吊何青	(195)
黄宗壤聊胜水斋诗词稿序	(199)
陈振东壬申集序	(201)
毛一波旅美诗选序	(203)
后记	(205)

朋友，你为什么笑

旧时的生意买卖，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个字。它既是商家所遵守的信条，也是顾客衷心的愿望。就这八个字，使买卖双方，能达到高度的一致。

如今提倡的是“微笑服务”，而且还要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这“高招”大概是从西方搬来，西方还有什么附加条件没有？不得而知。说实话，这对于医治过去官办商业中的那些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官商”，自是一剂良药。然而，作为顾客的我，面对眼前的一片“微笑”至今还不能完全接受，也不想加以赞美，反而因为感到有些不明不白，无因无由，不禁心怀惴惴，疑虑万端。

据说，人类是生物中唯一能“笑”的种类。然而，笑的形态，就有多种，笑的内涵，更是千差万别。微笑只是形态之一，但由于发自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感情，其实质也是大有差异的。当我一接触到售货员的“微笑”时，我的贱脾气就来了，总要问个：“他（她）为什么笑？”再接着想下去：如果真把我当作“上帝”，虽然也是善意的，然而，这笑中免不了会带上几分“奉承”、“谄媚”的成份。于是我就觉得进退两难、十分尴尬，额头出汗了。不幸而闯入一片宰人的商店，售货

员仍是一例的“微笑”。然而这“笑”里“藏着刀”分明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嘲笑”，也只能给我以“屈辱”。还有更多的是单纯为了追求营业额而被逼出来的“苦笑”和装出来的“皮笑肉不笑”，无疑也都全带着几分“欺骗”的味儿。所以，我以为像这样的使人感到尴尬、屈辱和受骗的“微笑”，还不如没有好。

其实，顾客与售货员之间，虽非亲属与故交，但都住在同一个地球上，同属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彼此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朋友。朋友之间是开诚布公的，有互相帮助的义务。我来购物，是为了生活上的必需，来请朋友帮忙，你为我介绍，选取，包装，结账，是为朋友解除困难，满足需要，你为朋友用了心思，费了气力，自会感到心情舒畅，形之于色必然是满面春风。对于这种“微笑”，我不仅敢于接受，乐于接受，而且还会得到一种如沐浴于冬日阳光中的快乐。

所以，我以为这“微笑服务，不应悬挂在虚空中，任所需者去任意扭曲；应该落实到“正确的人际关系”和“真实的感情”上来，才有它真正的价值。

不妨再进一步来推敲，售货员有了属于朋友间的真诚的“微笑”，如果顾客一方仍以“上帝”自居，扳起一副面孔，也就仍会失去“平衡”。因此，还得请“上帝”们，主动“屈尊”一下，回到朋友的位置上来。这么一来，你微笑着来，我微笑着接，你微笑着走，我微笑着送。不仅使市场上充满阳光与和谐，而且让人间更增加了友爱。

谢文秀先生妙文书后

今年三月五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篇妙文，是一个叫谢文秀的退休干部给厦门市旅游部门的一封信，说自己愿拿出五百元，请求也把他送到境（国境）外去旅游一次。

原来，这位谢先生是从“国家通讯社”的一条消息中，读到：“自去年下半年起，厦门市从旅游渠道公费出国出境的共有九百多人次，这些人主要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干部。本月，这些公费旅游者已退缴花费的所有制装费、伙食和零用钱……共三十六万元。”

三十六万元，自不是一个大数，能为国库收回，更值得人们欣慰。但这谢先生是个喜爱多事的人，他把三十六万用九百人次去除，结果每次只有四百元。按他的想法，就是在国内作一次旅游，动辄得花上千元的用度，这出境出国一次，只缴上四百元，分明是在“打假叉”。所以他写了这封信，不仅起到了揭露和批评的作用，而且，这一将军，真会使对方难以招架。因而，我佩服它是一篇妙文。

这妙文，也帮助我多长了几条岔肠，使我想到：公布这条消息的记者，如果是有意地让它曝光，这

位记者也是一位高手。你看他只客观地报道了：时间是在半年多，参与的是些什么人，特别是九百多万人次和收回的三十六万元两个重要的数据，不加评论，不动感情。因为他深信，群众不是“阿斗”，像谢文秀这样敢于撕画皮者，还大有人在。

在“反腐”和“打假”斗争中，这样的妙文和高手，都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不过，一想到只在一个地区，只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而且还在中央已一再明令禁止的时间内）竟有这么多“干部”，在掏我们的国库，收回的三十六万，只不过是个“小头”，那未曾收回的“大头”又将是多少呢？靠这几篇妙文、几个高手，能挽回这片“狂澜”吗？

我看，真要能立起沉疴，只有靠政府的大手术了。



我 爱 钟 道

为了要画一幅钟馗送朋友，自不免要追索一下有关钟馗的事迹。据《唐逸史》记载：唐明皇一次害疟疾，正发烧到天昏地暗之际，梦见了这尊神。穿著是破帽、蓝袍、角带、朝靴，自称是终南进士，因不第触阶而死。并为唐皇啖尽其身边之鬼，唐皇因而病愈。因命吴道子图其像，故留传至今。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亦作如此说。至于清代小说《捉鬼传》和《钟馗送妹》传奇，是后代文人借题发挥之作。单据正史，钟馗之职，仅在于消灭害人之“鬼”，而且不分大小，不计肥瘦，见鬼就吃，干脆利落，令人钦敬而深感痛快。因在画成之后，缀以二十八字曰：

“蓝袍破帽目睽睽，啖鬼无分瘦与肥；

盛世而今来魍魉，令人能不忆钟馗。”

然而，却有人批评我：“若讲治鬼，为何没有想到那曾三打白骨精的大圣呢？”

不错，应该想到那被毛主席称道过的斩妖伏魔的后起之秀的猴精。《西游记》自然读过，但已记不准确；《西游记》的电视片，却记忆犹新。然而，当我反复思索，并两相比较之后，我不仅未改变初衷，